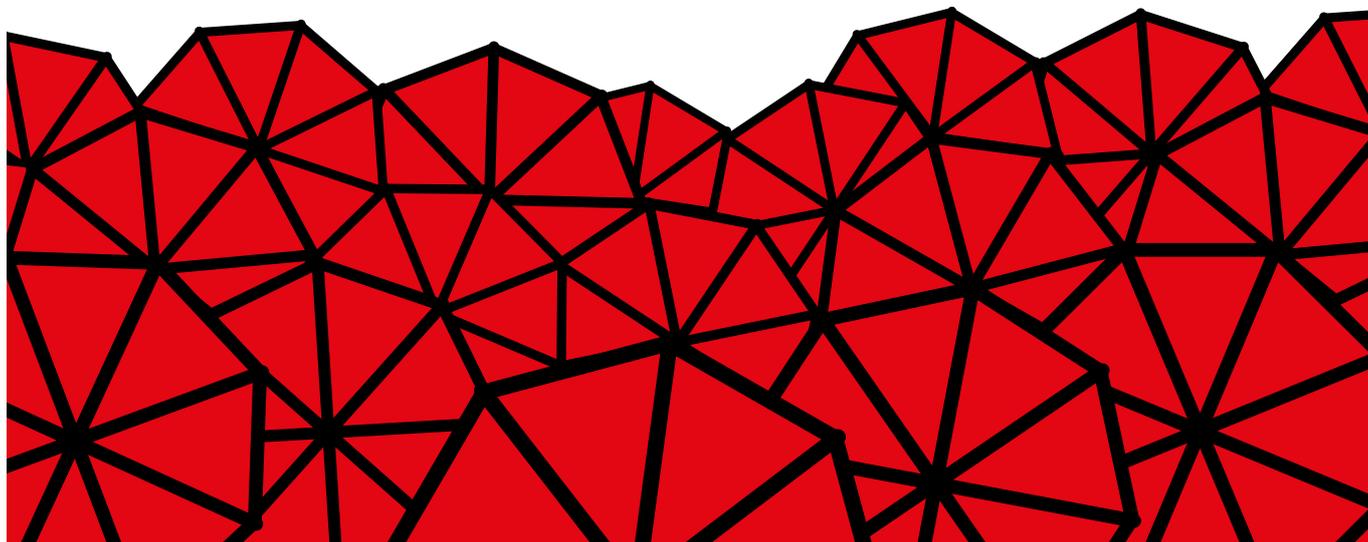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
促进健康和人权

政策简报 “终止需求”法律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



“终止需求”法律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

背景

在世界各地，对购买性服务进行刑事定罪的“终止需求”法律正在扩张，强制力不断增加。2016年在NSWP为艾滋病规划署做的一个法律梳理项目中，在188个国家中，有58个国家对买性刑事定罪或罚款。“终止需求”法律经常被称为通过根除性工作来促进性别平等和打击人口贩运的战略。实际上，使女性更容易遭到暴力、歧视和剥削。女性性工作者面临当局的骚扰、迫害和任意逮捕；反人口贩运组织对根除性工作的关注不利于分辨人口贩运的受害者。对“终止需求”法律的误解导致越来越多得国家考虑或开始实施性工作法律改革，改为以终止需求为重点，而不是对性工作的全面去罪化以及承认性工作是工作。这些国家包括：阿根廷、加拿大、以色列、印度、爱尔兰、北爱尔兰、斐济、芬兰、法国、冰岛、尼泊尔、挪威、菲律宾、苏格兰、南非、南韩和瑞典。

实际上，使女性更容易遭到暴力、歧视和剥削。

“终止需求”法律制度

“终止需求”法律可以是带来监禁的全国性刑法，也可以是对拉客或买性进行罚款或禁止个人在一定时期进入特定领域；可能是针对在世界任意地方买性，或只针对在公共场所或指定“无卖淫”区域购买性服务而不是持证妓院。“终止需求”法律通常伴随对第三方¹刑事定罪的法律。在实施“终止需求”的国家中，只有三个没有对卖性刑事定罪或罚款。

本简报阐释“终止需求”法律对顺性和跨性别的女性性工作者的人权的影响。简报重在研究、证词以及对买性和企图买性进行刑事定罪或罚款的国家中NSWP成员信息员的访谈。“终止需求”法律声称是性别平等措施，专门盯着需求女性性工作者服务的人，因此对女性的影响很严重。必须指出，“终止需求”法律仅专注在女性性工作者，这加剧了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抹杀了男性性工作者和性少数社群的存在；也就无视了广泛的结构性的恐同和恐跨性别，这就进一步阻碍了性别平等。本简报记录了这些法律不仅没能为女性性工作者和边缘化女性群体促进性别平等，而且阻碍了她们的实现。

¹ 经理、妓院看守、接待员、仆人、司机、房东、出租房屋给性工作者的饭店和其他被视为协助性工作的人。

对女性性工作者的管治和法律骚扰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要求“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包括制定法律，以修改或废除构成对妇女歧视的现行法律、规章、习俗和惯例；同意废止本国刑法内构成对妇女歧视的一切规定。”²“终止需求”法律在推广时声称是终止对女性性工作者歧视性刑事定罪的措施，遏制对她们的人权侵犯。在采取“终止需求”法律的国家，相关法律仍然严重影响女性性工作者的空间，如家、社区、工作场所和其他工作空间。因此，女性性工作者，而不是男性客人，遭受了大多数的特征分析和监控管治。不仅在工作中遇到，而是存在于她们的日常生活。女性性工作者极少被告知自己的权利，警方仍对待她们如同罪犯，即使法律对她们的工作没有刑事定罪。很多尼泊尔性工作者仍不知道她们的工作不再被刑事定罪了，2007年联邦法律改革，对性工作者去罪化，对客人刑事定罪。³

女性性工作者所在的空间被过度管治，使她们经常被警方叫住进行身份检查和讯问，逮捕、拘留和惩罚增加，不仅是拉客游荡等性工作相关犯罪，还有性工作无关的毒品或毒品器具持有及扰乱公共治安。⁴移民女性性工作者也常是“终止需求”法律的目标，她们面临遣返。

即使警方行动没造成逮捕、罚款或监禁，性工作者仍然感到被惩罚。实施“终止需求”法律包括警方对女性性工作者的工作地点进行搜查，没收女性性工作者收入作为针对客人的证据，还经常带着媒体进行搜查，摄录警方打断性行为的场面，导致女性性工作者被曝光。

在挪威，PION关于CEDAW的影子报告表示：

“当警方开展搜查时，不会采取行动来保护性工作者不被曝光。相反，有几次警方允许媒体报道搜查。2016年11月在卑尔根对泰国女性移民开的按摩沙龙进行搜查时，警方带了国家电视台TV2频道的人。在那里工作的女性被曝光，很容易被公众认出。

加拿大、法国和瑞典的女性性工作者也反映曾被警方用起诉、拘留、身体暴力和骚扰进行威胁，要求他们作证针对他们的客人。

在很多国家，警方体制性地强迫女性性工作者提供针对客人的证词。在尼泊尔，是买性而非卖性被刑事定罪，警方一般会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强迫，以形成针对客人和工作场所的案件。⁵加拿大、法国和瑞典⁶的女性性工作者也反映曾被警方用起诉、拘留、身体暴力和骚扰进行威胁，要求他们作证针对他们的客人。移民性工作者还受到遣返的威胁。

“终止需求”与污名

有人说“终止需求”措施的关注点只是增加对买性者的污名。然而，性工作者反映，不可能只污名化买性的不污名化卖性的。公众运动、政策辩论、社会服务和警方培训对女性性工作者“幼儿化”、“非人化”和“病态化”，包括引用少数客人使用的憎恨语言、图像细节描绘针对性工作者的虐待、在公众运动中使用不可接受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语言和图片。这不仅影响性工作者的客人，也影响公众对性工作者的态度。

2 联合国大会，1979，《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2f, g; CEDAW, 2015, [一般性评论33号](#), para 51i.

3 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太地区性工作与法律》，77

4 Karim Yadgar, 《渥太华街头性工作者与刑法系统：新法律制度下的互动》，(渥太华大学，2016), 72.

5 国际发展法律组织等，2011, 《南非圆桌：阻碍艾滋病毒抗击工作的法律政策》，20

6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2015, 《倡导工具包：瑞典模式对性工作者的真实影响》

在瑞典，从1996年到2008年，支持对卖性刑事定罪的男性从19%上升到49.4%，支持的女性从41%上升到66%。⁷ 在挪威，支持对卖性刑事定罪的人也增加了。⁸ 同样增加的还有性工作者遭到的来自公众的骚扰、暴力和歧视。⁹

在挪威，一名女性性工作者反映她在与警方和政府部门会面时被污名化：

“他们不看我。他们把我们当做一个团体。我们都一样，都是罪犯。”¹⁰

女性性工作者，PROSENTRET，挪威

“终止需求”与歧视

获得住房和金融服务

“终止需求”法律使女性性工作者在家庭和工作以及收入使用方面都受到相关刑法和民法的影响。这些法律使女性性工作者而不是她们的客人遭到了来自房东和金融机构的歧视，使他们无力保障住房，拥有房产，难以获取存储借贷等金融服务。

引入“终止需求”途径的国家将这种制度化的歧视纳入法律。在挪威，警方“无家行动”旨在系统性将性工作者从家中驱逐，在2007年-2014年间，超过400名性工作者被赶出她们的公寓，主要是移民女性性工作者。在瑞典，警方将性工作者报告给她们的房东，威胁他们如果不驱赶性工作者就起诉他们。性工作者如果被发现在自己房产从事性工作，会失去所有权，等不到售出和清空家具就被赶出去。挪威的PION组织和瑞典的玫瑰联盟都反映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租房歧视，被迫付高昂费用来保全居所。

这些法律使女性性工作者而不是她们的客人遭到了来自房东和金融机构的歧视…

拒绝服务

实施“终止需求”法律国家中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反映女性性工作者被宾馆记上黑名单，被拒绝进入宾馆或其他商业场所。PION向第68次CEDAW会议提交的影子报告记录了性工作者因为警方通告而被拒绝进入宾馆，被宾馆逐出，被连锁酒店记上黑名单。还有酒店会通知附近其他酒店，有的曾被全城酒店拒绝。

移民女性

“终止需求”法律对移民女性性工作者的影响极为严重，同时加重了对非性工作者的移民女性的制度性歧视，违背了CEDAW委员会要求的国家责任。

在挪威，奥斯陆市政委派的一项调查发现“房东不愿把公寓或设施出租给和卖淫有关的人”。¹¹ 挪威酒店甚至进行特征划分，将刻板印象中性工作者的人种、民族和国籍作为拒绝女性进入的标准。在冰岛，一名尼日利亚女性被认作性工作者，被一家夜店拒之门外。2013年在瑞典，一名亚裔女性因被酒吧拒绝进入而提起诉讼，遭到驳回。因为警方报告该区域有亚裔女性参与性工作，可以支持将所有亚裔妇女划分为性工作者的“正当性”。

7 Jari Kuosmanen, 《瑞典对禁止购买性服务立法的态度与认知》，《欧洲社会工作期刊》，14.2 (2011): 247, 254.

8 A.A. Kotsadam, N. Jakobsson, 《法律影响态度么？使用纵向数据评估挪威卖淫法》，《国际法律经济评论》，31 (2011): 103-115

9 大赦国际，2016，《挪威：“碾压市场”的人员代价——挪威性工作刑事定罪》

10 Sarah Sangesland Warpe, 《我不是和你一样的人吗？》，2016年12月4日，PION

11 Ulla Bjørndahl, 2012, 《危险联系：奥斯陆卖淫业中妇女面临的暴力》，33

服务提供者的态度违背了CEDAW委员会的建议。相关建议要求给予“易受损害的弱势群体女性的医疗需求和权利……特别关注”…

医疗与社会服务

“终止需求”法律并没有终止对女性性工作者“犯罪”或“异端”的批判，这阻碍了对她们提供无歧视的权利基础的医疗与社会服务。服务提供者的态度违背了CEDAW委员会的建议。相关建议要求给予“易受损害的弱势群体女性的医疗需求和权利……特别关注”，包括受艾滋病毒影响的女性性工作者，并打击女性性工作者在获取医疗服务时的歧视。¹²

瑞典玫瑰联盟反映，只有一个政府外展服务向性工作者发放安全套，而且只在其办公室发放，不是外展发放。挪威的PION和瑞典的玫瑰联盟都反映服务机构的污名情况越来越严重。机构拒绝为继续从事性工作或不愿自认受害者的女性提供服务并羞辱她们，不提供安全套，要求女性去诊所获取安全套和润滑剂，将女性性工作者视为不合格家长。

瑞典：“终止需求”法律对女性性工作者医疗服务可及性的影响

在玫瑰联盟和艾滋病毒组织S对114名性工作者开展的调查中，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获得过关于自身权利和人身安全的信息。¹³

女性性工作者中很多人认为“害怕官方偏见”是她们工作中的担忧，73人勾选这项。

46%的女性性工作者反映在工作中遇到歧视，而男性性工作者未6%。

25%在获取艾滋病毒检测时遇到过困难，包括被审问想进行艾滋病毒检测的原因，以及不得不坚持要求获取艾滋病毒检测的权利。28个反映这方面问题的被访者是女性。

仅有6%的被访者获得过艾滋病毒预防服务，9%获得过来自政府或医疗组织的安全套。

另外，对女性性工作者监控增加，也是对客人刑事定罪的结果。而这导致性工作者转移场所，严重影响了外展活动。

在中国，一名政府医疗工作人员表示，在警方搜查了性工作者工作场所后，他们与近半数性工作者失去联系。¹⁴

挪威的PION和加拿大温哥华的SWAN都反映性工作者活动的社区加强了管治，阻碍了女性性工作者去集中在这些区域的活动中心或其医疗设施。

12 CEDAW, 1999, 《一般性评论24》，18页第6段；CEDAW, 2003, 《关于第六条的背景文件》，35段

13 HIV-Sverige与玫瑰联盟, 2014, 《另一条地平线》

14 亚洲促进会, 2014, 《安全套困境：执法活动对中国男性、女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毒有效预防工作的影响》，51

工作权和安全健康工作场所

CEDAW公约保证所有妇女“工作权”和“自由选择就业”。对买性而非卖性的刑事定罪经常被形容为符合女性性工作者工作权。然而，“终止需求”法律的会在女性性工作者工作场所中执行，让街头和市内工作的女性性工作者几乎不可能享有工作权。在阿根廷，大赦国际记录了：

“……如果客人得行贿，那他不会再来我们这一片，肯定的。而且，如果警察跟客人要钱，那你没法工作，警车停在那里，谁会停下来……”¹⁵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阿根廷

警方监控使得客人和街头性工作者转移到更偏远的地方躲避，令街头性工作者难以一起工作彼此保护。

“人们开始改变工作方式……离开通常工作的区域，因为客人们不愿再冒风险来（格拉斯哥红灯区）有监控镜头的地方……我开始晚些再出去，夜里两三点左右，避开警察……但更危险了”¹⁶

女性性工作者，苏格兰

除了直接影响女性性工作者的工作场所和条件，“终止需求”法律从机制上将女性性工作者排斥在通过国家制度保护自身享有安全健康工作场所的权利…

担心被逮捕导致客人不愿去居室场所或在饭店见面，性工作者只能去客人家，无法掌控她们的工作条件与环境。

除了直接影响女性性工作者的工作场所和条件，“终止需求”法律从机制上将女性性工作者排斥在通过国家制度保护自身享有安全健康工作场所的权利，因为购买她们所提供的服务是会被刑事定罪的。

性别力量关系

女性性工作者与男性客人之间不平等力量关系经常被用来支持“终止暴力”法律的合理性。但是，应用“终止需求”法律国家的性工作者反映，“终止需求”增加了客人的力量，限制了她们谈判服务内容和自我保护的机会。

在斐济，研究发现2009年的《刑事法令》对客人的刑事定罪“降低了性工作者谈判交易条件的能力，不得不接受客人条件的情况增加”。¹⁷

在印度，在增加对红灯区的管治之后，VAMP反映了同样的女性性工作者与男性客人之间力量关系变化。

“有时警方会在晚上拦住客人要他们交钱。我的常客来得次数少了。生意差了。基本生存都困难了。……风险就会增加。”

女性性工作者，VAMP，印度

力量关系变化对性工作者有严重影响。女性性工作者反映越来越难拒绝客人不戴套的要求，开始接受以前不接的客人，工作地点更危险，工作时间更长更晚，如此才可能在需求减少的情况下挣钱满足基本需求。

15 大赦国际，2016，《阿根廷：我所做的不是犯罪》

16 Hilary Kinnell，《英国暴力与性工作》(2008)，79

17 国际艾滋病病毒研究团体，2011，《斐济性工作者与艾滋病病毒预防——斐济刑事法令2009之后》

容易遭受暴力

对买性刑事定罪导致客人改变他们与性工作者接触和会面的方式，以避免被罚款或逮捕。女性性工作者和男性客人之间不平等的力量关系意味着女性性工作者必须接受这种变化，即使会危害他们的安全健康。

对街头工作者，这意味着在更偏远的地区工作，没有时间采取措施（如记录车牌、上车前评估风险、讨论服务内容价格和协商提供性服务的地点）保护安全。

在法国组织STRASS和Médecins du Monde的联合研究中，来自尼日利亚的移民女性性工作者形容对客人刑事定罪的法律影响为：

“现在我没时间分析客人好坏，一旦有人找我，我什么都答应。我遇到暴力的风险增加了。”

女性性工作者，STRASS，法国

“以前，我愿意服务附近的体面男人，就在旁边的停车场。但现在不可能了。他们说‘不不不’。男人们害怕了，我们必须走远些……你离开平时工作的地方，到很黑的地方去，他们会占你的便宜。这对街头工作的人很困难。因为他们知道你是一个人。那里没有人，附近没有同伴。”¹⁸

女性性工作者，STRASS，法国

在澳大利亚，猩红联盟反映公共场所拉客禁止令的实施导致客人以此为理由要求女性性工作者到客人家里去。

室内和街头工作者都反映客人因怕被逮捕不愿意和他们在通常的工作场所会面。

在斐济，女性性工作者反映，“终止需求”法律的实施后，客人不再来她们的工作场所，开始分享性工作者的电话号码。¹⁹ 导致不认识的客人开始联系女性性工作者，叫他们去饭店或家里。斐济女性性工作者强调这种变化增加了他们遭受暴力的可能性，她们没有机会采取自保措施，也没法和客人独处前当面评估他的风险。法国和挪威的女性性工作者也表示客人行为模式变化，新客人要求在家里见面而不是到性工作场所或街头，使女性性工作者容易遭受暴力，难以控制工作条件。在法国，面向移民街头性工作者的外展服务“莲花巴士”发现，在开始对客人刑事定罪后，抢劫、抢劫和攻击都翻倍了。在挪威，研究显示自从对客人刑事定罪后，暴力和遭受暴力的风险都明显增加，尤其是对于移民女性性工作者。

女性性工作者被“终止需求”法律从制度上排除在劳动法保护之外，因为她们的服务无法合法购买，加剧了她们工作场所的不安全，使她们更容易被剥削，更容易受到暴力。“终止需求”法律无视国家在尊重、保护和实现女性性工作者基本权利方面的责任，即“安全卫生工作环境，合理报酬，尊严待遇，免于健康危害和性与身体虐待”²⁰ 的权利，这是包括CEDAW在内的国家人权条约所要求的。

在法国，面向移民街头性工作者的外展服务“莲花巴士”发现，在开始对客人刑事定罪后，抢劫、抢劫和攻击都翻倍了。

18 Médecins du Monde等，2017，《“加强打击卖淫业和伴游法”投票后难以平衡安全谨慎和独立》，22

19 国际艾滋病病毒研究团体，2011，《性工作者与艾滋病病毒预防——斐济刑事法令2009之后》

20 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2013，《关于性工作、人权和法律的共识声明》

司法保护可及性

女性性工作者要保护她们的生计，就需要保护他们的客人免受“终止需求”法律惩罚，这使她们难以获得司法保护。在加拿大，街头女性性工作者反映没法和所在区域的警方交流，担心客人以为性工作者是执法人员。²¹ 在挪威，大赦国际记录了女性性工作者不愿向警方报案：

“如果我去找警察，就得告诉警方我住哪儿。他们就会在我家门口停辆车，对我的客人罚款。如果两个客人被罚，就会失去所有客人。”

女性性工作者，挪威

“终止需求”法律不仅蔓延和加剧污名，还影响警方处理性工作者报案的方式。

在挪威，女性性工作者汇报了多起警方对涉及暴力和威胁的报案没有恰当处理的事件。有人担忧警方会利用报案来威胁和骚扰性工作者。²² 一份政府委派的研究报告发现，“向警方报告暴力客人的门槛……在法律实施后似乎更高了”。

在瑞典，42%曾经向警方报案的性工作者表示，因为警方的对待，自己不会再报案了。

在加拿大，100%的移民亚裔女性性工作者表示她们不会向警方报案。²³

“终止需求”法律使得女性性工作者在与执法和司法部门打交道时受到更多惩罚，如失去子女监护权、驱逐、财物没收和遣返，这都进一步限制了女性性工作者获得司法保护的渠道。

“终止需求”法律限制女性性工作者获得司法保护的渠道，就是损害CEDAW委员会对各国的呼吁。呼吁营造促进能动性的环境，“鼓励女性主张自身权利，受伤害时报案并积极参与司法工作；采取措施预防对女性寻求法律保护的报复”。²⁴

易受剥削

由于“终止需求”法律，客人害怕被逮捕，也不愿意在容易被发现的公共场所找性工作者。而且，他们也不信任以前没见过的自己单干的女性性工作者，怀疑他们是警方卧底。因此，客人愈发依赖第三方作为中介。

在韩国，一名单干的女性性工作者反映：

“(客人) 不愿意把信息给我这样单干的性工作者。但他们会给出信息，包括他们工作单位的文件，来证明自己不是警察，以进入“成员限定”卖淫场所。”

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巨型女孩，韩国

在法国、挪威和瑞典²⁵，有记录表明女性性工作者依赖第三方的情况受到法律和歧视（在租用工作场所和宾馆酒店方面）的恶化，尤其是移民女性性工作者。

对第三方刑事定罪导致不道德不谨慎的人进入到性产业，利用性行业隐蔽的特点对女性性工作者进行虐待和剥削。“终止需求”法律经常被作为减少性行业剥削的措施推广。实际上，它是制度性地增加了性工作者对第三方的需求，同时抹杀了法律保护渠道，剥夺女性性工作者劳动权，制造了劳动剥削的环境。

21 Andrea Krüsi, Katrina Pacey等,《对客人刑事定罪：再次令加拿大街头性工作者易受暴力伤害和健康恶化——质性研究》, BMJ open 4.6 (2014): 7.

22 PION Norway, 2017,《PION影子报告》

23 SWAN温哥华协会, 紫藤和ACSA, 2015,《多伦多和温哥华的中国性工作者》

24 CEDAW, 2015,《一般性评论33》, 51d

25 Polisen, 2012,《性与其他目的的人口贩运》, 13

“终止需求”法律使得女性性工作者在与执法和司法部门打交道时受到更多惩罚，如失去子女监护权、驱逐、财物没收和遣返……

“终止需求”法律也对识别人口贩运受害者有负面影响，阻碍了有能力的客人和性工作者举报剥削和人口贩运。

人口贩运

“终止需求”法律经常作为解决人口贩运的唯一途径进行推广。但是，很多知名劳工组织和反人口贩运组织（包括国际劳工组织²⁶，全球反贩运妇女联盟（GAATW）²⁷、道路国际和美国自由网络）对将大量工作用于减少商业性交易需求来解决人口贩运的成效进行了批判。

GAATW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无实质证据支持所谓“终止需求”切实减少人口贩运。该报告提出严重担忧，认为这种途径忽视了其他劳动领域，包括其他有性别差异的劳动；依赖于意识形态而非可靠证据；增加了针对女性工作者的歧视；混淆了自愿性工作与人口贩运；更多关注在惩罚买性服务的男人，而不是保护女性工作者的权利。

“终止需求”法律也对识别人口贩运受害者有负面影响，阻碍了有能力的客人和性工作者举报剥削和人口贩运。

在土耳其，买性没有被刑事定罪。人口贩运热线电话有74%来自怀疑存在人口贩运情况的客人。²⁸

在南非，SWEAT表示：

“性工作者和客人最可能发现和报告人口贩运……经常是性工作者和客人报案，我们再跟进。有案例显示客人们想来举报人权侵犯，但因为怕刑事定罪而不能来。”

结论

“终止需求”法律只是损害性工作者尊严、保护和人权实现的法律制度之一。意图压制和根除性工作的措施没有认识到性工作者也有权利，导致出现歧视性操作，对性工作者健康生活造成不同程度影响。

在很多国家，性工作被合法化或“允许”运作。但政府严苛限制参与性工作的地点、方式和人员，经常有强制性工作者登记或性病艾滋病检测等侵犯女性性工作者人权的情况，尤其是在性工作仍被刑事定罪的半合法化的体制中。

很多国家并不对买或卖性服务进行刑事定罪，但对涉及性工作的所有相关活动定罪，包括第三方。这些法律并没有阻止第三方管理性工作者或从她们的劳动中获利，而是不尊重女性性工作者的劳动权，使她们被歧视。

基于传统文化、宗教和原教旨主义的政策框架限制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将女性性工作者排除在社会接纳之外。这导致针对性工作者的性别暴力和其他人权侵犯，而且对暴力和虐待的加害者有罪不罚。

通过法律文化来减少需求或根除性工作，而不是尊重、保护和实现女性性工作者人权，这实际上是让已经边缘化的易受损女性群体遭到更严重的歧视。

只要有一个女性群体仍在遭受污名与歧视，性别平等就永远不会实现。对性工作全面去罪化能够保障女性性工作者不会被我们的性别平等斗争所抛下。

26 ILO, 2006, 《亚洲人口贩运需求端：ILO曼谷经验结果》

27 GAATW, 2011, 《超越供需口号——评估压制需求途径在反人口贩运工作中的使用与局限》

28 《客人协助打击土耳其性奴役》，独立报，2005年12月28日

建议

- 承认多元化的性工作者的自主决策，承认她们具有权利。性工作者面临多重刑事定罪、歧视和边缘化，不可能在单一方面得到解决。
- 撤销对客人刑事定罪的法律政策和操作，因为这些会导致女性更容易受到暴力、歧视和剥削的伤害。而且也使性工作者面临当局的骚扰、迫害和任意逮捕。
- 撤销混淆人口贩运、性工作和移民的法律，促进移民性工作者的安全权利，以及移民和“体面工作”的合法渠道。对“反人口贩运”法律将重点放在根除性工作会妨害人口贩运受害者识别工作。
- 撤销事实上对性工作刑事定罪的法律，保证性工作者享有与ILO体面工作定义相符的劳动权。²⁹ 根据ILO定义，体面工作包括四部分：就业、社会保护、劳工权和社会对话。性工作者权利活动家多年来为体面工作而倡导。性工作者应当被包括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的体面工作议题之中。
- 撤销阻止性工作者结社组织和成立工会的法律政策和操作。结社组织和成立工会能让性工作者与暴力、剥削和人权侵犯做斗争。劳动者组织是最有效的抗击恶劣工作环境、剥削和人口贩运的方式。
- 认识到性工作者职业健康安全权利和参与制定工作场所健康安全标准的权利。

²⁹ 体面工作概况了人们工作中的渴望，包括具有生产性的工作机会和合理报酬，工作环境的安全和对家庭的社会保护，个人发展前途和社会融入，自由表达担忧，自由组织，参与制定影响其生活的决策，男女平等机会待遇。

政策简报是在文献研究和收集来自NSWP成员案例的基础上撰写的。



The Matrix, 62 Newhaven Road
Edinburgh, Scotland, UK, EH6 5QB
+44 131 553 2555
secretariat@nswp.org
www.nswp.org/zh-hans

NSWP是一个私营非营利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编号：SC349355

项目支持：

BRIDGING THE GAPS
Health and rights  for key populations

**ROBERT
CARR
FUND**
for civil society
networks

NSWP是“弥合鸿沟” – 重点人群的健康与权利项目的参与者。我们联合了近百家地方和国际组织，以实现这个使命：实现重点人群（包括性工作者，LGBT人群和毒品使用者）艾滋病/性病预防、治疗、关怀和支持的普遍可及。

更多信息，参见：www.hivgaps.org